



## 神游明堂

□梁晓辉

路过位于定鼎路口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的明堂不知多少次了，每次总要停下来，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观看工程的进度。这是盛唐“万象神宫”遗址，它的历史及传说让我生出无限神往。新明堂一点点地建筑成形，我很高兴终于有一个载体能让我穿越时空，亲历武周风云。

终于，春日的一个下午，机缘巧合，我得以和同学一起识得庐山真面目，共同游览了新明堂。

其实新明堂并非是历史的复原，而是覆盖于明堂遗址之上的保护展示建筑。建筑外立面进行了绿化覆盖，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一代女皇武则天定都洛阳后，下令建造了宏伟的明堂，作为神都洛阳皇宫正殿，又称“万象神宫”。该建筑为圆形，通体高80余米，以上下贯通的巨木中柱为主干。明堂分为三层，下层用于布政，中层用于祭祀，上层是圆顶的亭子，上立高丈余的涂金铁凤。公元695年明堂被烧毁，公元696年春重建。武则天死后，明堂于公元737年被拆去上层，恢复为乾元殿。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明堂再次被毁。当年的明堂气势恢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木质建筑，影响了后世北京天坛等建筑的设计理念。

新明堂是将明堂遗迹藏于玻璃保护罩下并配备了各种高科技装置的现代建筑。走入新明堂第一层，你会看到玻璃地板铺于遗址之上，竟不敢轻易踩踏，但你会发现，你是真的行走在明堂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明堂的巨木中柱坑，那是真正的历史印迹。

新明堂四周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着名人字画和宫廷仕女图，人文氛围浓厚。新明堂拥有目前世界一流的弧幕影院，音响震撼，带来广画幅、宽视域的全新体验，展现女皇统治下的盛世洛阳城的繁华与沧桑，会给你全新的视觉冲击。

最神奇的游历在明堂二层，3D全景电影，营造出独一无二的全景3D虚拟场景，将高科技与历史场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封闭的空间感受到了盛世明堂曾经的辉煌。彼时，光怪陆离的场景让我们早已忘记了身在何处，一会儿星空浩瀚，一会儿凤舞九州，一会儿花开河洛，一会儿宫阙重重，仿佛一代女皇正向你缓步走来。你的思维不再受大脑控制，随着眼睛一同被画外音带入明堂兴建与焚毁的历史云雾之中，仿佛你就是身在宫阙的旁观者，历史沧桑在你眼前一幕幕地再现。当曾经的明堂一重重地升上去，又一重重地落下来，你的心似乎也飞到了千年以前。

3D体验让人如入幻境，历史一幕幕再现，播放结束的时候，真是令人怅然若失，原来繁华消逝得竟如此之快。可是，历史不能湮灭，也不会更改，总会有其存在的证明及价值。关于明堂的命运，武则天无法掌控，当一切成为过去，我们也只能站在历史的边缘追溯，而不必追问缘由。至少我们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里，它曾经那么雄奇而美好地存在过……

## 燃烧的山

□梁凌

到达西泰山时，我们被告知：来晚了！告诉我们的，是看门的一个女子。她坐在窗口，身边的瓶子里，斜插着几枝杜鹃，红艳艳的。对面的山、背后的山上，全是一蓬蓬杜鹃，她竟还要采了插在瓶中。

我指着花问：“不是开得正好吗？”她说：“马上就败了，再迟几天，什么都看不到了！”屋里一男子说：“这花开呀，有大年，有小年。它是野生的，由老天养着。有时候骨朵儿饱饱的，突然来个倒春寒，完了，大部分都得冻死，今年算是好年。”

我见板凳上放着几根刚拔下的草，宽而大的叶片，犹自绿着，便问是什么草。

男子来劲儿了：“这可是好东西哩，叫阴阳草！”好奇怪的名字！深山孕奇草，有些事，不是人能想象的。看杜鹃最好的地方，是杜鹃长廊，在去情侣峰的路上。杜鹃长廊，就在我们头顶，在陡峭的石阶上。上了石阶，也就跳进了霞光里。

虽然早知杜鹃红艳，但看到满山的火红，我仍惊奇不已。它的红，不是桃红，桃花灼灼，但总像是开给人看的，它不！它开给深山，开给河流，开给高天上的流云，开给四野的长风，或者说，开给它内心的渴望。有人看，它开；没人看，它也开，且开得更恣意，泼泼洒洒，就像它的俗家名字：映山红。野性、霸气，有感染力，花一开，山都红了！

再往前走，有亭翼然，是情侣峰的观景台。远处两座峰峭立，紧紧贴着，一个像瘦削的女子，另一个像采药归来的男

子。男子背上的竹篓里，插着几棵草药，他们深情拥吻，阳光，给他们镀上一层薄薄的金。

许多情侣在亭上刻字：“爱情就像拔河，再累也不能松，一个人松手，另一个人就会跌落。”“愿我们的爱情就像对面的情侣一样，相守一生不分开。”

不知他们的爱是否安好，但刻这些字时，他们一定是真诚的。那分刻骨铭心，便是永恒。

下到半山腰，见一山洞，上写“女媧寝宫”。当年，也就是6500年前，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媧，是不是也在这里相遇、相爱？他们紧紧拥吻的身影，便化作了两座峰？

这是座古老的山，神奇的山，是爱情诞生的地方，满山的杜鹃，像火焰，见证着从古至今的深情！索性连通往情侣峰的路，都叫“爱情通道”吧。

在谷底走走停停，见一溪流涓涓，便跳进去拣起了石头。山是燃烧着的，连溪里的石头都是红的！似红红的朱砂中夹着点点洁白，水波流动，鲜艳莹润。既然有“情侣峰”、“情侣谷”和“爱情通道”，这一块块红红的石头，就叫“爱情石”了！爱情的火焰，燃烧了一座山，也染红了水底的石。

出山时，已近黄昏。所有的红火和青碧，都在斜阳里静默。

一次恣意的徜徉，真是最美的旅行。花开了，且去看花。看到花，高兴；看不到，亦高兴。因为花在心中，是心中的那部分自在和逍遥。

更何况，我看见了一座燃烧的山和它的爱情。



## 花青

□静水

回到20年前，我绝不会想到她会痴迷工笔画。那天，在静的画室里，我见到了她的画。一幅斗方的工笔牡丹画，清爽的构图，凝重的花形，叶子的颜色于暗蓝中泛着绿意。我问这是什么颜色，她说，算是花青吧。我笑了。

相信从花青这种特别而冷感的色彩中，可以了解我这个曾经的闺中密友。作为一种颜料，花青很养眼。它是用蓼蓝或大蓝的颜料制成蓝靛，再提炼出的青色颜料，一般用来画枝叶、山石、水波等。用文字来给它定义，我觉得用大气或者包容最好。在花鸟画中，它作为一种常用的色彩，在画面上呈现出明净、纯粹而冷艳的风采。静钟情于花青这种色彩，与她的性格和修养有一定的关联。

每次看着她一笔笔地在那里勾描，我都能感觉到，20多年的日子仿佛被她一笔笔全勾进画里去了。上学时，静还是个活泼清纯的小姑娘，齐耳的短发，素白的裙子，说起话来，声音脆得像教室外婉转的鸟鸣。静是学陶艺的，随手给我画几笔，一个小女子的头像就水灵灵地显现出来。我也学着画，可是画不成。那时，我很佩服她能脱口背出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她随便就能吟出几句像模像样的诗。据说，她还在报刊上发表了首诗呢。谁能想到，岁月如梭，当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开始发表一些豆腐块儿文章时，她却把一腔诗情转成画意，只用丹青画素心了。人生，真是难以预料啊，每一个转折处，都可能出现另一种风景。

当年她很羡慕我，每天下课后，就会有一个瘦高的男孩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她悄悄地跟我说：“他的眼睛好大啊，看着你好柔情啊！”于是我就满怀的甜蜜。男孩带着我往东，她骑上自行车往西，这样一次次地分开、聚合，我们的课就结束了。我沉浸在爱河里，她也不知在忙些什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终于没有了彼此的消息。结婚、生子、家庭、工作，忙碌的生活里，我如蚂蚁般辛勤地奔波。偶尔，我还会想起她，那个小姑娘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我绝对想不到，我们会是那么奇迹般地重逢。

爱上文字，结识了一群文友。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听到了静的名字。是她吗？这么大的城市，哪儿有这么巧的？终于，我们面对面时，我问：“你认识我吗？”静摇头。我们拉着手叫起来时，我的心流泪了。我们都不再是曾经的模样，那个娇小的我不在了，那个清纯小鸟样儿的静也不在了，我们都是发福的中年女子。唯一没变的，是我们依然热诚的眼神。岁月真是一把刀，幸好有美好的青春垫底，我们的手还是温暖的。

静的画室好大，临窗便是都市的繁华，一溜的灯火，映出的喧闹都被静的画凝滞了。静说，她喜欢画画，这么多年，幸亏有画陪伴。我一幅幅地欣赏静的作品。她画得最多的是牡丹，花青是她用得最多的颜色，或浓或淡，和她的人一样端庄娴静。青色的枝叶缠绕着牡丹，像少女的容颜在水中沉浮。有时，我们就在画室里待上几个小时，放着轻柔的音乐，她画画我写字，间或谈笑几句。这个时候，我们都放下了母亲、妻子的担子，还原清爽的自己。

我和静拉着手去看画展，一幅幅看过去，她细细地讲给我听：画深红色的牡丹，要把底子做好，先用花青加墨调成花青墨从里往外染，开始染时不要把色染得很厚，要染得薄一些……其实，我对画画真的不懂，只是，我愿意听她絮絮叨叨地讲，那些美好的过往仿佛就在花青中涸干，在我们拉着的手中缓缓流过。

我和静拉着手去看画展，一幅幅看过去，她细细地讲给我听：画深红色的牡丹，要把底子做好，先用花青加墨调成花青墨从里往外染，开始染时不要把色染得很厚，要染得薄一些……其实，我对画画真的不懂，只是，我愿意听她絮絮叨叨地讲，那些美好的过往仿佛就在花青中涸干，在我们拉着的手中缓缓流过。

我和静拉着手去看画展，一幅幅看过去，她细细地讲给我听：画深红色的牡丹，要把底子做好，先用花青加墨调成花青墨从里往外染，开始染时不要把色染得很厚，要染得薄一些……其实，我对画画真的不懂，只是，我愿意听她絮絮叨叨地讲，那些美好的过往仿佛就在花青中涸干，在我们拉着的手中缓缓流过。